



世界文學名著

統 治 者

哈 杜 著
杜 衡 譯

THE DYNASTS

By
THOMAS HARDY

Translated by
TU HÊNG

第六幕

第一景

奧斯特里茨戰場

法蘭西陣地

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一日，戰事發生的前夜。這是從皇帝行營所在的高地上望下去的景像。空氣陰寒刺骨，天上星光閃耀，但是在較低的天界上，卻有一片白茫茫的迷霧像一片海似的伸展着，從這片迷霧裏，有許多山峯像暗淡的巖石般矗立在外面。

左面可以看到一些樹木叢生的較高的山崗。在前面半中間，普拉真高原顯露着，到右面，卻突然低了下去，變成一片低低的平地，平地上蓋滿許多沼澤和池塘，可是此刻卻大部分都非常模糊。在高原上可以看到無數忽明忽滅的火光，那就是奧俄聯軍諸中隊的行營。在跟前景很

接近的地方，法蘭西兵營裏的柴火燃燒着，四周圍盡是些軍隊。由這兩支軍隊所組成的成千成萬的數不清的人羣的存在，在黑暗中顯得是非常朦朧的。

拿破侖的營帳是豎立在最近的地點，四周圍有許多哨卒和其他的軍人顯現着，隨從們還牽着幾匹裝好鞍子的馬。皇帝正在裏面口述着一張宣言，他的聲音從裏面穿過那張帆布傳出來。

拿破侖的聲音

「兵士們，爲要報復奧地利軍在烏爾謨的敗滅，

莫斯科維的烏合之衆已經來到你們眼前了！

可是這有什麼要緊！難道這些人不就是你們

曾經在霍拉布侖碰到過又打敗過的那一羣？

他們可不是曾經害怕得逃走過？你們可不是

也曾經就在這一帶路上將他們追逐過的嗎？

「我們自己方面的，堅固而又凌人的陣地，

是有着許許多多的便於進攻的機會的；

如果他們搶先攻過來，臨到我們的右翼，——

這幾乎是一條必然的路徑，——照我的預算，

他們的深入敵營的邊隊一定會給我們——」

一位將軍的聲音

在他們軍隊可能開始行動之前的十二小時，

您已經這樣公開的向大家宣佈着您的戰略，

陛下，這難道也可以算得是您每次行軍時的

深謀遠慮的作戰計劃所必需的一種謹慎嗎？

拿破侖的聲音

這一種認識所能够給予大家的熱情，是儘可以抵得過洩漏祕密的危險的。

寫下去。

(繼續口述)

「兵士們，這一次我要親自帶領你們去作戰。可是你們放心好了；這並不是輕率的舉動，你們用不到阻制我的。祇要你們能够照着從前的樣子，大家都奮不顧身的衝上前去，跟敵人混在一起，努力去奪得應有的勝利，那麼我自然會處處小心，留意着我自己的。可是，萬一勝負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決得定，到那時候，你們就會看到你們的皇帝，必然

身先士卒的在鎗林彈雨中冒着各種危險，跟所有的普通兵士一樣的爲着國家出力。因爲，勝利不是一件叫人猜度估量的東西，不能像在陰晴不定的午前猜度正午時候，究竟會不會出太陽般的一點也沒有把握；勝利是必需要拿得穩的——威武而又堅強的法蘭西陸軍的這麼許多年的名譽和光榮——全國的人都這樣的寶貴着，這樣的珍惜着——真使我們非成功不可！

嚴守着你們的陣線；

誰都不要因爲看見有一些傷兵給擡回來，就餒滅了自己的志氣；你們必需要人人都

振作有爲，人人都堅決的抱定了這個信仰：——
打退這些不是他們自己的國家所僱用的
軍隊，乃是我們這裏每個人的神聖的責任！——
的確，他們是英吉利所僱用的，而英吉利是
這樣惡意的仇恨着我們的國土和人民呀！

「這一回的勝利就可以結束了今番的遠征；

我們凱旋回去，就馬上會看到國內又已經
新訓練好了許多盛大的軍隊來接應我們。
我們一旦能稱霸於世界，便可以締造和平，
爲着你們，爲着國家，同時也是爲着我自己！

「拿破侖。」

（向他的將軍們）

照這樣，我們可以把他們所僱用的奴隸打平了——
我意思是指英吉利——那個一切戰爭的罪魁禍首。

繆拉的聲音

繼續送來的一些關於特拉法爾加的詳細報告
是不十分靠得住的。

拉納的聲音

這些報告上可又怎麼說呢？

拿破侖的聲音（含怒的）

我們聽說在交鋒的時候以及交鋒之後，
有二十六隻戰船都陸續續續的下了旗；
那一天裏還整夜的刮着天大的狂風，
總算把猖獗的英吉利海軍抑制了下去。

運氣好，奈爾遜是死了，不過我們方面的兩萬多名海軍，到底也做了敵人的俘虜，到不列顛的船上去啃他們的指甲去了。夏天的那一個偉大的聯合艦隊，到現在，是祇剩下一些破銅爛鐵和竹頭木屑了。——因此，維葉奈夫那個懦夫便也祇能放手！我全盤的海軍計劃也就整個的毀壞了，祇能再讓英吉利照舊的稱雄於海上了！——啊，我一個人怎麼能對付得了各方面呢？——不要緊，現在打一次勝仗也可以抵得過。就讓那些水老鼠在泥水裏稱雄一時吧；等着瞧吧！他們決不會老是佔着上風的。

兵船在陸地上也可以給打沈！

另一聲音

在陸地上？

陛下，能不能讓我問一問這是什麼道理？

拿破命的聲音（譏諷的）

我要叫全歐洲的國家都把門戶封鎖起來，不讓目空一切的英國船進口，這樣慢慢的讓它的龐大的國庫和商業開始凋零下去，直到它所有的兵船全在船塢裏自己爛掉，而從它那渺小的島上向碧綠的海洋望去，會永遠望不見一張自己的旗幟在飄揚着！

蘇爾的聲音

陛下，如果您想要完成這一件偉大的工程，便必需先在這裏顯一顯大好身手纔是呢！

拿破侖的聲音

就是這裏，我們的敵人也是庇得的金鎊；這完全是一場這個庇得和我之間的決鬪；今晚上，我隨時都覺得四周圍盡是英國的仇恨的氣息，比俄國的人馬和奧國的花草要強烈得多，好像從一個在附近出沒着的看不見的怪物身上散發出來似的。——不要緊，我們拿明天的勝利來抵制好了！——現在讓我們把明天的戰略再說一遍；第一步先由蘇爾去發動這一次的偉大的計劃；由他帶領着

凡達麥的人馬，以及聖·伊萊爾的人馬，全體都排成梯形隊，首先向右翼的火線上進兵。勒格朗的軍隊在離得遠一點的後面等着——最好是在我手指指着的那一帶地方近邊——在那裏等待各方面的零星散兵前來接應。拉納在這裏左面從奧爾繆茨大路上過去；繆拉的全體馬隊也在左面幫助拉納進攻。至於烏底諾的手榴彈隊，以及貝爾那多特，里伏，和特魯艾的軍隊，還有皇家衛隊，卻都祇消暫時留守在這裏後方，作為補充隊伍。

諸將軍的聲音

陛下，您的命令我們已經完全記得了。

我們一定會努力去爭得明天的勝利！

拿破侖的聲音

現在，我們騎了馬到各處營帳去巡閱一下；趁兵士們還沒有睡，去看看陣地是否堅固。

——明天送文書到國內去的時候，不要忘記了

要加上一道命令，叫所有在法蘭西國境內發行的報紙，都不準提起特拉法爾加的事；萬一有這消息，那麼就把它說成一場混戰，而我們方面也並不打敗，不過在那天夜裏，海上的暴風雨卻把我們的船弄壞了幾隻，因此，英吉利人就號稱他們是打了勝仗了。

拿破侖和他的將軍們從營帳裏顯現出來，都騎上了已經準備好的馬，在風霜中走向營地去。皇帝一來到最近的軍隊跟前，兵士們都興奮的跳了起來。

兵士們

瞧是皇帝自己！他在這裏！皇帝在這裏呀！

一老年的榴彈手（親暱的走到拿破侖身邊來）

我們要替您奪取俄羅斯的鎗礮和旗幟，

來慶祝您的登基紀念日！（註一）

他們收集起了稻草，乾柴，和其它各種當被褥用的蘆薦，一捆捆的繫在一起，在垂熄的柴火上點了起來，把它們當作火把似的搖着。每一次火光傳出去，別處地方也照樣的做，直到後來，整個法蘭西陣地都變成一片浩渺的火光了。當皇帝走過的時候，最熱情的兵士們在後面成羣

結隊的跟着；從羣衆的吶喊聲，便可以認辨出皇帝是在這片廣大的曠野中的什麼地方。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收服部下的心，真可以算得是他的平生絕技！

譏刺之精靈的合唱隊

他們既不知道他的計劃，也不懂得他的心理！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

他們的忠實的靈魂，祇是在盲目的受人驅使！

黑夜的陰影遮蓋了全景。

（註一）奧斯特里茨戰役發生在是年十二月二日，適當拿破崙即皇帝位的一週紀念。

第二景

同上 俄羅斯障地

午夜，在克利斯諾維支地方的元帥庫圖淑夫親王的營帳裏。營帳的內室顯露着，佈置得勉強像是一間會議室的樣子。在點了好多枝蠟燭的桌上擺着一張奧斯特里茨和它附近一帶地方的大地圖。

將軍們圍繞在桌邊，商量着什麼事情：伐伊羅特爾指着地圖，蘭格隆，布赫夫登，和米羅拉多維支站在旁邊，多赫託羅夫彎身在地圖上，普列歇夫斯基（註一）卻像無所關心的上上下下的踱着。庫圖淑夫，衰老而又疲乏，臉上有許多創疤，祇有一隻眼睛，是坐在桌子頭上的一張椅子裏，打着瞌睡，醒過來，又打着瞌睡。另外幾位比較低級的軍官是在後面；從外邊傳來了準備

好的馬匹的走來走去和嚼牙齒的聲音。

伐伊羅特爾正在發言；當他鄭重的說着話的時候，他一下子看看記事簿，一下子又替最近的蠟燭剪着燭心，一下子又把蠟燭在地圖上從這裏到那裏的移动。

伐伊羅特爾

瞧這裏，我們的右翼從奧爾繆茨路進兵，

把在那一邊所碰到的敵人首先驅逐了，

不讓他們繼續駐紮在聖東山上，然後再

從那裏直接進兵到布侖。——各位聽到沒有？——

由馬隊去把平原佔領；我們的主力軍隊——

你們各位究竟是不是在那裏聽我說呀？——

蘭格隆伯爵，多赫託羅夫，普列歇夫斯基，